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後三國石珠演義 第二十一回 劉元海大戰王彌

話說王彌見劉輿已死，收殮事畢，愈嚴軍中號令，只等朝命到來，另行區畫。諸將俱各遵約束，不敢有違。過了一日，朝命果然下來，升王彌為總督元帥，陶侃為副使，敕令即日出兵破敵，劉輿靈柩護送還鄉。王彌拜旨已畢，便集眾將商量出兵。先鋒桓彝說道：「劉弘祖善於用兵，我兵未知虛實，待小將先引兵挑戰，看其如何，再作良策破之。」王彌依言，與兵三千。桓彝結束齊整，竟望弘祖寨前殺奔而來。那劉弘祖因侯有方有劉輿將死之言，按兵不動，果然隔了兩日，打聽得劉輿已死，主帥卻是王彌，便對侯有方道：「劉輿雖死，王彌頗有機術，亦非易敵。軍師有何良策可以破他？」有方見說，正要回答，只見面前帥字旗連拂了兩拂，有方問左右今日是甚風，左右答道：「今日天氣晴朗，沒有風。」有方道：「無風旗動，主有暴兵。」即命李雄引兵三千，出營巡視。李雄得令，便騎了青海驄，引兵出寨。果見前面征塵蔽天，殺氣橫空，桓彝引兵到來。李雄一見，喝問：「來者何人？可通姓名。」桓彝道：「先鋒使桓彝是也。你是何人？敢稱兵助逆！」李雄道：「大將李雄。你司馬氏骨肉相殘，兵戈四起此非罵口之言，天下不日已非晉有，何不解甲投降，卻來與我挑戰？」桓彝大怒道：「無知賊子，敢出胡言，豈謂我中原無人物耶？」說罷，便起長槍直刺過來，李雄也舞起潑風刀相迎，兩下就是一場大殺。因是天晚，各罷兵回寨。

次日，王彌急令桓彝出戰，趙兵陣上卻是桐凌霄對陣，兩下相見，戰勾多時，桐凌霄回身便走。桓彝不知是計，隨後趕來，被桐凌霄背砍一刀，砍中桓彝肩甲，吃了一驚，回身便走。桐凌霄回騎驅掩殺一陣，奪了無數器甲鎧仗，掌得勝鼓回營，向劉弘祖報功，不在話下。

那桓彝敗走入營，見了王彌，說道：「趙兵英雄，誠難與敵。小將敗了一陣，被他奪去鎧仗不知其數，特來請罪。」王彌道：「勝敗兵家常事，非將軍之罪。我自計破他，將軍且請安息。」

桓彝見說，退出帳外。那王彌見桓彝退去，喚過陶侃、卞壺說道：「西南方有糧，自我本家之物王彌亦自可人，你二人領軍三千去取了，以償方才失去鎧仗之辱。」二人不知頭腦，暗暗哂笑，卻不敢違令，只得引兵出營向西南方而來。走了二里之路，並無動靜，二人商量道：「不知糧草在什麼地方，沒來由的叫我們去取，倘然取不來，如何是好？」說罷，只得又行。約行勾了三里之路，只見前面一隊人馬，慢慢的行來，上面旗上寫「運糧都護王」，是趙將王子春從河內運糧而來，陶卞二將方信王彌吩咐之言，是本家之物耳。正是：

王彌神算高天下，預料西南糧草來。

二人看見果有糧草從西南而來，暗暗稱奇，便拍馬向前大叫道：「快留下糧草，放你過去，不然叫你喪身無地。」王子春大怒，更不答話，挺著手中兵器，殺上前來。陶侃、卞壺雙馬而出，戰有二十餘合，王子春大敗，單騎而走。趙兵見王子春既敗，發聲喊，丟了車仗，各自逃散。陶侃、卞壺大喜，叫軍士將糧車推了，陶侃在前，卞壺押後，竟望本營而回。真個是：

坐收糧草需軍用，始信王彌是異人。

二人得了糧草，歡歡喜喜回入營中，向王彌交納。王彌賞了二人，退出帳外去了。

且說王子春失了五萬糧草，單騎入營，見了劉弘祖，只是叩頭不止。弘祖問道：「你到河內運糧，如何不見糧草回來？卻只管叩頭！」王子春道：「惟元帥恕罪，容小將告訴。」弘祖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王子春道：「小將承主帥之命，到河內見了守將，運了五萬糧米，五萬束柴草，一路來到陝州境界，不想撞出晉將陶侃、卞壺二人，截住去路，前來搶奪。小將與他鬥了一陣，力不能勝，只得敗陣而走，糧草都被他搶去，特來請罪。」弘祖見說大怒，喝退王子春，對侯有方道：「王彌詭計百出，奪我糧草，此恨如何甘休？」侯有方道：「元帥息怒，管教他一倍還我十倍。」

弘祖問道：「計將安出？」侯有方道：「可令眾將先備下五十號大船，我自計。」弘祖依言，命步軍總督俞魁、俞仲、俞季前去河中拘齊船隻，三俞領命。去了數日回來，果然五十號大船俱已齊備。有詩為證：

頃刻鱉鱉集河內，三軍旋見會兵戈。

晉人應有水漂患，一敗王彌沒奈何。

三俞集了船隻，回營覆命。侯有方便請劉弘祖喚諸將聽令。

弘祖忙傳令集諸將到帳，侯有方袖中取出一個柬帖，遞與弘祖，竟自起身騎上神駝。提了寶劍出營去了。那弘祖接了柬帖，打開一看，心下甚喜，即令點起大兵，眾將一齊出營，將糧草堆積在營門之內，止令三五十個老弱軍卒看守，大開營門，合營將士不留一個，竟同眾將出營向南而去。有分教，此一去：

雖然撤卻三軍去，轉眼還教唱凱歌。

說那王彌奪了王子春糧草，心中甚喜，便看得弘祖等不在心上，說道：「用如此將官運糧，可知劉弘祖用兵也易破耳！一向說他善於用兵，想來都是虛語，因是未逢敵手，故得猖狂若此，我今已曉破之術。」便對陶侃道：「你引兵三千，多帶硫黃引火之物，攻他寨左。」對卞壺道：「你也引兵三千，也帶硫黃引火之物，攻他寨右。都放火為號，聽得中軍連珠炮響，便一齊殺入，捉拿賊將。」二人都領計去了。王彌又喚賀循道：「劉弘祖詭計極多精得著，不可不防。你可引兵一萬，埋伏他營前，聽得軍中喊聲，便可引兵前來接應。」賀循也受計去了。王彌分撥已定，隨即使副將庾開守寨，自己統領大兵，竟望弘祖寨中殺奔而來，果然兵強馬壯，不比尋常。但見：

四路英雄，一路裡旗幡招展；萬餘人馬，三軍中戈甲鮮明。槍的槍，刀的刀，威凌草木；

旗的旗，鼓的鼓，氣貫鬥牛。一聲炮響，如天崩地裂之狀，嚇得敵人膽破；

萬馬奔馳，似山傾海倒之勢，行者神鬼心驚。這裡的指望一戰成功，左右分開隊勢；

那邊的也能四面藏軍，遠近埋下機關。兵戈鬧裡爭奇，畢竟雌雄誰定。

那王彌四路軍馬，殺奔弘祖營中而來，陶侃、卞壺競命左右放起火來。只聽見他寨鑿鑿鼓響，並不見兵馬出戰。二人正在疑心，王彌大軍已到，竟奔前寨，只見寨中糧草堆積如山，也不見有人接戰，止有幾個老弱軍士，見了王彌大軍殺來，竟望後營逃走了。王彌看見暗想道：此必是弘祖聞得我大軍前來，不敢抵敵，預先逃去了則未必。遂將連珠炮放起，會集陶侃、卞壺二人殺入中寨，任意搬取糧草。又同二人殺入後營一看，只見兩隻白羊反縛在鼓上，敲的鼓鑿鑿響。王彌道：「此是弘祖怕我追兵，故將羊擊鼓為疑兵之計。我也不去追他，只在他寨中屯住兵馬，看他何如？」便傳令將賀循處本寨人馬一齊調來，合作一處。

只見傳令未畢，忽聽得寨外金鼓大振，如萬馬奔騰之勢殺奔而來。王彌聽了，忙同陶侃、卞壺引著大軍，一齊殺出寨來。抬頭一望，不覺大驚。你道如何？但見平地上水深丈餘，白茫茫的，四面八方，波濤洶湧，更無隙地。當先劉弘祖引眾將乘著大船，隨水勢殺奔前來。真個好水，但見：

波浪兼天湧，銀濤似雪來。平原多迷失，樹木盡遭災。

豈是老龍怒，還因水怪才。無分高與下，滾滾接高台。

劉弘祖隨著水勢。順流而來，五十號大船一字兒排開，喊殺如雷，頃刻間直衝至寨前。晉兵那裡逃得及，可憐都隨波逐浪，淹死大半。其有逃得性命的，又被石季龍、呼延晏追殺，都砍落水中。王彌與陶侃、卞壺見勢頭來得不好，只得騎馬沖水而逃。

後面劉弘祖與侯有方追來，王彌無計可施，只得捏著避水訣，沖開水波單騎而逃。那水直滾至晉寨前，還不肯退。晉營庾開聽得外面水聲，連忙出寨觀看，被弘祖衝到，一鞭打落，淹死水中，陶侃被寨裏捉去，晉營中糧草、車仗、器械盡被弘祖等奪去。

正是：

有方妙計無人識，水淹三軍唱凱回。

弘祖既敗了王彌，有方便令撥轉船頭，披髮仗劍，將手中令牌敲動，念動真言，那水便漸漸的退了去，依舊是坦平大道。劉弘祖等便乘舟順流而來，上了岸，將船交付俞魁等管領，打動得勝鼓，依舊回歸本寨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那王彌捏著避水訣，單騎逃走，直走至十里之外，方才喘息稍定，聚集敗殘人馬，不上一萬餘人。少頃卞壺也到，但不見了陶侃、桓彝、賀循、庾闓，王彌著人探訪消息，將及傍晚，只見桓彝、賀循雙馬趕到，王彌又驚又疑，忙問道：「如何尚不見陶先鋒、庾將軍？」賀循道：「小將承主帥之命，引兵接應，聽得喊殺大起，只道是兩下交兵，忙引兵從山後轉出，不期被水勢一衝，軍士盡行淹死，小將只得衝渡而走，逃得性命，實不知陶、庾二將軍下落。」王彌又問桓彝，桓彝道：「小將見水勢衝進之時，已望後營走晚，那知他二人消息？」王彌見說，悶悶不已。

只見不多時，探望的回來說，陶將軍已被趙將慕容廆捉去，庾將軍淹死水中。王彌見說，一聲長歎，不語半晌，對卞壺道：「不料此一番大敗至此，皆吾輕敵之故也自取敗亡。明日再整旗鼓，與他決一雌雄，方雪此恨。」卞壺道：「此番之敗，非關人力，乃侯有方妖術，為水所淹，至不戰而潰，我等如何肯干休？」王彌道：「明日我須與他鬥陣，必獲全勝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林中轉出一人，大喊道：「你等那裡兵馬？在此商量，要與人鬥陣？」王彌及眾人等大吃一驚，還只道是劉弘祖的伏兵攔截，連忙抬頭一看，見那人身長八尺，一部鬚鬚，坐下白馬，手提大刀，威風凜凜，不像個以下之人，然勢雖雄悍，猶不動手，知非劉弘祖之埋伏。王彌看了，心中暗喜，想道：「若得此人相助，我何憂劉弘祖哉？」便厲聲答道：「我乃大晉之帥王彌是也，因與劉弘祖交戰，被他詭計所敗，屯兵在此。你是何人，在此窺探？」那人見說，便問道：「莫非洛水村的王伯符麼？」王彌道：「賤號正叫伯符。」那人聽了，連忙滾鞍下馬，拜伏道：「聞名久矣，不期在此相遇。」王彌道：「足下素不曾相會，為何行此重禮？」忙用手扶起道：「足下果係何人？望乞指明。」

那人見問，便不忙不慌的說將出來。有分教：

晉寨暫添豪傑，趙家終得干城。

管取十年之後，一律南面稱尊。